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施註蘇詩卷四十一

宋蘇軾撰

施元之原註

武進邵長蘅刪補

和陶淵明詩引

子由
作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冥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

負擔度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藟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囿文章為鼓吹至是亦皆罷去猶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

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媿淵明
今將集而併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其為我志之然
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
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
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俛仰
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
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
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乎淵明不

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迺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也

然自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
比李太白杜子美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
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
聖丁丑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追和陶淵明詩六十二首

飲酒二十首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
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在揚

州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槃礴終日歡不足而
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彷彿其不可
名者示舍弟子由鼂無咎學士

鼂無咎名補之時
通判揚州事見三

十二卷次韻

鼂無咎詩註

我生不如陶

一作我不
如陶生

世事纏綿之云何得一適亦有

如生時寸田無荆棘佳處正在茲縱心與事往所遇無
復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二豪詆醉客氣湧胸中山漼然似冰釋亦復在一言嗇

氣實其腹云當享長年少飲得徑醉此秘君勿傳

晉劉伶傳為酒德頌曰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先生方捧甕承槽銜杯漱醪無思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然而醒二豪侍側焉知螺贏之與螟蛉又互見前江表傳孫權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卻令人氣湧如山老子渙若冰將釋又虛其心實其腹

道喪士失已出語輒不情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竹掩冉衆葉驚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

唐文藝傳胡楚賓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

蠹蠕食葉蟲仰空慕高飛一朝傳兩翅乃得黏網悲啁
啾同巢雀沮澤疑可依赴水生兩殼遭閉何時歸二蟲
竟誰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閒有酒君莫違

陸龜蒙蠹化橘之蠹大如小指齧葉如饑蠹之速蛻為
胡蝶聳空翅輕瞥然而去須臾犯蝥網而膠之引絲還
纏牢若拳拮禮記季秋
之月爵入大水為蛤

小舟真一葉下有暗浪喧夜棹醉中發不知枕几偏天
明問前路已度金山嗟我亦何為此道常往還未來
寧早計既往復何言

百年六十化念念竟非是是身如虛空誰受譽與毀得
酒未舉杯喪我固忘爾倒牀自甘寢不擇管與絳

莊子齊物論今也
吾喪我子知之乎

頃者大雪年海波翻玉英有士常痛飲饑寒見真情牀
頭有敗榼孤坐時一傾未能平體粟且復澆腸鳴脫衣
裹凍酒每醉念此生

趙飛燕外傳露立閉息順
氣體溫舒無軫粟已見

我坐華堂上不改麋鹿姿時來蜀岡頭喜見霜松枝心

知百尺底已結千歲奇煌煌凌霄花纏繞復何為舉觴
酹其根無事莫相羈

白樂天詩有木名凌霄擢秀非孤標偶依一
株樹遂抽百尺條託根附樹身開花寄樹梢

芙蓉在秋水時節自闔開清風亦何意入我芝蘭懷一
隨採折去永與江湖乖斷絲不復續斗水何足栖不如
玉井蓮結根天池泥感此每自慰吾事幸不諧醉中有
歸路了了初不迷乘流且復逝抵曲吾當迴

李白憶舊遊詩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韓退之詩太
華峰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再見維摩經高原陸

地不生蓮花卑濕淤泥乃生此花

漢賈誼傳乘流則逝得坎則止

籃輿兀醉守路轉古城隅酒力如過雨清風消半途前
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我緣在東南往寄白髮餘遙知
萬松嶺下有三畝居

民勞吏無德歲美天有道暑雨避麥秋溫風送蠶老三
燕初有聞一溉未濡槁詔書寬積欠父老顏色好再拜
賀吾君獲此不貪寶頽然笑阮籍醉几書謝表

嵇叔夜養生論為稼於湯世必一溉者後枯再見晉阮
籍傳文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方據案

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五見十二
卷京師哭任遵聖詩注按元祐七年五月先生守揚州
上奏畧曰今大姓富家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其餘小
民大率皆有債欠臣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之民皆為積
欠所壓日就窮蹙本州於理合放而于條未有明文者
且令權住催理聽候指揮伏望特留聖意深詔左右大
臣早賜果決行下六月十六日又上奏曰今夏田一熟
民於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監司爭言催欠臣敢昧死
請內降手詔一應淮南東西浙西諸般欠負不問新
舊特與權住催理一年此詩所述蓋是得請故也

我夢入小學自謂總角時不謂有白髮猶誦論語辭人
間本兒戲顛倒畧似茲惟有醉時真空洞了無疑墜車
終無傷莊叟不吾欺呼兒具紙筆醉語輒錄之

詩國風總角之宴言笑晏晏注云總角結髮也杜子美
春陵行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
傾歌

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癡
如景升牛莫保尻與領點如東郭魏東縛作毛穎廼知
嵇叔夜非坐虎文炳

晉桓溫傳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常牛負重
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韓退之毛
穎傳居東郭者號曰魏蒙將軍拔其豪載穎而歸聚其
族而加束縛焉晉嵇康傳字叔夜美詞氣有風儀而土
木形骸不自藻飾後為
鍾會譖於文帝而害之

我家小馮君天性頗醇至清坐不飲酒而能容我醉歸
休要相依謝病當以次豈知山林士骯髒迺爾貴乞身
當念早過是恐少味

小馮君出漢書馮奉
世傳詩意謂子由也

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惟存一束書寄食無定迹每
用愧淵明尚取禾三百頎然六男子麤可傳清白於吾
豈不多何事復嘆惜

韓退之示兒詩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漢楊震傳子
孫常蔬食步行或令為閭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

清白吏子孫以此
遺之不亦厚乎

嘒嘒六男子弦誦各一經復生五丈夫戢戢丁欲成歸
田了門戶與國充踐更普兒初學語玉骨開天庭淮老
如鶴雛破殼已長鳴舉酒屬千里一歡愧凡情

楊子嘒嘒之學各習其師史記孔子弟子傳商瞿年長
無子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
子唐食貨志凡民始生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
為丁六十為老韓退之寄盧仝詩去歲生兒名添丁意
令與國充耘耔漢吳王濞傳注服虔曰以當為
更卒出錢二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

淮海雖故楚無復輕揚風齋厨聖賢雜無事時一中誰

言大道遠正賴三杯通使君不夕坐衙門散刀弓

尚書淮海惟揚州史記貨殖傳自淮以北西楚也其俗剽輕李濟翁資暇錄揚州者以其土俗輕揚故名其州今作楊柳之楊繆也魏徐邈傳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屢見

何人築東臺一郡坐可得亭亭古浮圖獨立表衆惑蕪城閱興廢雷塘幾開塞明年起華堂置酒弔亡國無令竹西路歌吹久寂默

釋氏要覽梵語塔婆此云高顯文選鮑昭蕪城賦注云昭見廣陵故城荒蕪乃吳王濞所都也遂為此賦唐地理志揚州江都縣東十一里有雷塘貞觀十八年長史李襲譽引渠以溉田

鼉子天麒麟結交及未仕高才固難及雅志或類已各
懷伯業能共有邱明恥歌呼時就君指我醉鄉里吳公
門下客賈誼獨見紀請作鵬鳥賦我亦得坎止行樂當
及時綠髮不可恃

英雄記魏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
袁伯業耳山陽太守袁遺字伯業見魏武紀

益公偶談道齊相獨識真顏然不事事客至先飲醇當
時劉項罷四海瘡痍新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彊秦寂寞
千載後陽公嗣前塵醉卧客懷中言笑徒多勤我時閱

舊史獨與三人親未暇餐脫粟苦心學平津草書亦何
用醉墨淋衣巾一揮三十幅持去聽坐人

漢曹參傳為齊相膠西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
定及為相日夜飲酒賓客欲有言輒飲以醇酒醉而後
去終莫得開說唐陽城傳為諫議大夫日夜劇飲客欲
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強飲客客辭即自引蒲或先醉卧
客懷中漢公孫弘傳為丞相封平津侯身食一肉脫粟
飯南史齊高帝諸子新浦侯子雲善草隸百濟使人求
書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
所求惟在名迹于雲書三十紙與之

歸園田居六首

東坡曾孫叔子名峴刻所藏真迹于泉南舶司間與集本不同

當是集本有
誤今從石本

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巖沐浴於湯泉晞髮於
懸瀑之下浩歌而歸肩輿卻行以與客言不覺至
荔支浦上晚日蔥朧竹陰蕭然荔子累累如芡實
矣有父老年八十五指以告余及是可食公能攜
酒來遊乎意欣然許之歸卧既覺聞兒子過誦淵
明歸園田居詩六首乃悉和一作次其韻始余在廣
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復為此要當盡和其詩

迺已耳

一本云今書以寄
妙總大士參寥子

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東
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為不二價農為不爭田周公
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我飽一飯足薇蕨補食前門生餽
薪米救我厨無烟斗酒與隻雞酣歌餞華顛禽魚豈知
道我適物自閑悠悠未必爾聊樂我所然

魏志邠原別傳嘗游學詣孫崧崧曰君鄉里鄭君學者
師模也君乃舍之所謂以鄭為東家邠也原曰君謂僕
以鄭為東家邠君以僕為西家愚夫邪說苑虞人與芮
人質其成於文王二國相謂讓其所爭以為閑田宋武
二王傳論襄陽龐公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處茅
屋之下食藜藿之羹豈有若斯之難云云食前用孟子

食前方

丈字

窮猿既投林疲馬初解鞅心空飽新得境熟夢餘想江
鷗稍馴集蜚叟已還往南池綠錢生北嶺紫筍長提壺
豈解飲好語時見廣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

新浴覺身輕新沐感髮稀風乎懸瀑下却行詠而歸仰
觀江搖山俯見月在衣步從父老語有約吾敢違

老人八十餘不識城市娛造物偶遺漏同儕盡丘墟平
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手插荔支子合抱三百株莫言

陳家紫甘冷恐不如君來坐樹下飽食攜其餘歸舍遺
兒子懷抱不可虛有酒持飲我不問錢有無

史記律書文帝時人民樂業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
井蔡君謨荔支譜興化軍風俗園池勝處惟種荔支尤
重陳紫富室大家歲或不嘗雖別品千計不為滿意陳
氏欲採摘必先閉戶隔牆入錢得者自以為幸不敢較
其直之多少也君謨所述閩中
諸郡荔子以陳家紫為第一

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不逢商山翁見此野老足願

同荔支社長作雞黍局教我同光塵月固不勝燭公自注莊

子曰月固不勝火郭象曰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
言也予為吏之曰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下而

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霜颼散氛祲廓然似朝旭
火也然卒之火勝邪月勝邪霜颼散氛祲廓然似朝旭
昔我在廣陵悵望柴桑陌長吟飲酒詩頗獲一笑適當
時已放浪朝坐夕不夕矧今長閑人一劫展過隙江山
互隱見出沒為我役斜川追淵明東臯友王績詩成竟
何為六博本無益

詩小雅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禮記朝不廢朝夕不廢夕
左傳百官承事朝而夕唐王績游北山東臯著書自
號東臯子宋玉招魂篴篴蔽象碁有六博
些注云投六箸行六碁故謂之六博

形贈影

天地有常運日月無閑時孰居無事中作止推行之細
察我與汝相因以成茲忽然乘物化豈與生滅期夢時
我方寂偃然無所思胡為有哀樂輒復隨漣沔我舞汝
凌亂相應不少疑還將醉時語答我夢中辭

莊子天運篇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于所乎
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互見前

影答形

丹青寫君容常恐畫師拙我依月燈出相肖兩奇絕妍
形本在君我豈相媚悅君如火上煙火盡君廼別我如

鏡中像鏡壞我不滅雖云附陰晴了不受寒熱無心但
因物萬變豈有竭醉醒皆夢耳未用議優劣

圓覺經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
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

神釋

二子本無我其初因物著豈惟老變衰念念不如故知
君非金石安足長託附莫從老君言亦莫用佛語仙山
與佛國終恐無是處甚欲隨陶翁移家酒中住醉醒要
有盡未易逃諸數平生逐兒戲處處餘作具所至人聚

觀指目生毀譽如今一弄火好惡都焚去既無負載勞
又無寇攘懼仲尼晚乃覺天下何思慮

陶淵明飲酒詩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
發言各不領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炳周易繫辭子曰
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
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詠二疏

二疏事漢時迹寓心已去許侯何足道寧識此高趣可
憐魏丞相免冠謝陋舉中興多名臣有道獨兩傳世途
方轂擊誰肯行此路是身如委蛻未蛻何所顧已蛻則

兩忘身後誰毀譽所以遺子孫買田豈先務我嘗遊東
海所歷若有素神交久從君屢夢今乃悟淵明作詩意
妙想非俗慮庶幾二大夫見微而知著

漢疏廣傳東海蘭陵人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廣為太
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平恩侯許伯白使其弟舜
監護太子家宣帝以問廣曰不宜獨親外家上善其言
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所及莊子知北遊
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
順也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越絕書子胥曰聖
人見微知著
睹始知已

詠三良

子車氏奄息仲行
鍼虎秦之良臣也

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
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
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
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顗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
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漢司馬遷傳死有重于太山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
也禮記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敝帷不棄為埋
狗也左傳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晏子立于崔
氏之門外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
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魏顗從父治命
事在左傳宣十五年詳卷四送蔡冠卿詩注陶詠貧士

詩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縻
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

詠荆軻

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天欲厚其毒假手李客卿功
成志自滿積惡如陵京滅身會有時徐觀可安行沙邱
一狼狽笑落冠與纓太子不少忍顧非萬人英魏韓裂
智伯肘足本無聲胡為棄成謀託國此狂生荆軻不足
說田子老可驚燕趙多奇士惜哉亦虛名殺父囚其母
此豈容天庭亡秦只三戶況我數十城漸離雖不傷陞

戟加周營至今天下人愍燕欲其成廢書一太息可見
千古情

晉元帝紀初元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而
以毒酒鴆殺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
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史記秦本紀秦之先柏翳佐舜
賜姓嬴氏莊襄王為秦質子于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
之生始皇名為政姓趙氏呂不韋傳不韋取邯鄲諸姬
與居知有身以獻秦質子楚生子政立為王是為始皇
帝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逞其
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史記李斯傳為秦相呂不韋舍
人因以得說秦王拜為客卿卒用其計謀竟并天下詩
小雅如岡如陵又如坻如京鄭氏云京大也史記秦始
皇紀崩於沙邱平臺趙高與公子胡亥丞相斯詐為受
遺詔沙丘立胡亥為太子賜公子扶蘇死潘安仁西征

賦云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謂始皇也滑稽傳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史記燕世家秦兵臨易水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使荊軻襲刺秦王秦覺殺軻擊燕燕斬丹以獻史記魏世家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强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于晉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于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史記荊軻傳田光見荊卿欲自殺以激荊卿因自刎而死呂不韋傳嫪毐事連相國呂不韋出就國不韋自度稍侵見誅乃飲鴆而死劉向說苑茅焦對秦始皇帝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貧陽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漢項籍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荊軻傳軻善擊筑者高漸離秦既逐荊軻之客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漸離乃以鉛置筑中舉筑扑始皇不中遂誅漸離終身不近諸侯之人

答龐參軍

周循州彥質在郡二年書問無虛日罷歸過惠為
余留半月既別和此詩追送之

我見異人且得異書挾書從人何適不娛羅浮之趾卜
我新居子非元德三顧我廬

旨酒荔蕉絕甘分珍雖云晚接數面自親海隅一笑豈
云無人無酒酤我或乞其鄰

漢司馬遷傳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再見陶龐
參軍詩序諺云數面成親舊況其情過此者乎再見

將行復止眷言孜孜苟有於中傾倒出之奕奕千言粲
焉陳詩觴行筆落了不容思

卅妙侍側兩髦了分歌舞壽我永為歡欣曲終悽然仰
視浮雲此曲此聲何時復聞

韓退之詩捧書隨諸兄累累角尚
卅詩國風髧髧彼兩髦實維我儀

擊鼓其鐙船開觴鳴顧我而言雨泣載零子卿白首當
還西京遼東萬里亦歸管寧

詩國風擊鼓其鐙又涕零如雨漢蘇武傳字子
卿在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鬢盡白

感子至意託辭西風吾生一塵寓形空中願言謙亨君子有終功名在子何異我躬

貧士

余遷惠州一年衣食漸窘重九俯邇

一作將近

樽俎蕭

然乃和淵明貧士七篇以寄許下高安宜興諸子姪并令過同作

長庚與殘月耿耿如相依以我旦暮心惜此須臾暉青天無今古誰知織烏飛我欲作九原獨與淵明歸俗子

不自悼顧憂斯人饑堂堂誰有此千駟良可悲

史記齊世家景公坐栢
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

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產祿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

來避世士一作人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

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廼徑歸視世差獨賢

漢張良傳呂后令呂澤身辭厚禮迎此四人顏師古曰
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再見晉陶潛傳嘗
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
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

誰謂淵明貧尚有一素琴心閑手自適寄此無窮音佳

辰愛重九芳菊起自尋疏巾嘆虛漉塵爵笑空斟忽餉
二萬錢顏生良足欽急送酒家保勿違故人心

南史陶潛傳顏延之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臨
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漢樂布傳賣
傭於齊為
酒家保

人皆有耳目夫子曠與婁弱毫寫萬象水鏡無停酬閑
居惜重九感此歲月周端如孔北海只有樽空憂二子
不並世高風兩無儔我復五百年清夢未易求

芙蓉雜金菊枝葉長闌干遙憐退朝人餒酒出太官豈

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典衣作重九徂歲

一作暑

慘將

一作

多寒無衣粟

一作寒

我膚無酒顰我顏貧居真可嘆二事

長相闕

國朝故事九月九日以花餠法酒賜近臣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囊食餠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方言餠即餠或謂之餠

老詹亦白髮

公自注惠州太守詹範字惠之

相對垂霜蓬賦詩殊有味

涉世非所工杖藜山谷間狀類渤海壘半道要我飲意與王弘同有酒我自至不須遣龐通門生與兒子杖屨

聊相從

南史陶潛傳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潛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互見前

我家六兒子流落三四州辛苦見一作更不識今與農圃

儔買田帶脩竹築室依清流未能遣一力分汝薪水憂坐念北歸日此勞未易酬我獨遣以安鹿門有前修

陶潛傳為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曰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再見

九日閑居

明日重九雨甚展轉不能寐起索酒和淵明一篇
醉熟昏然殆不能佳也

九日獨何日欣然愜平生四時靡不佳樂此古所名龍
山憶孟子栗里懷淵明鮮鮮霜菊艷溜溜糟牀聲閑居
知令節樂事滿餘齡登高望雲海醉覺三山傾長歌振
履商起舞帶索榮坎坷識天意淹留見人情但願飽秔
稌年年樂秋成

新序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列
子天瑞篇孔子游於太山見榮啟期鹿裘帶索鼓琴而

歌

巳酉歲九月九日

十月初吉菊始開廼與客作重九因次淵明巳酉
九月九日一首胡廣飲菊潭而壽然李固傳贊云
其視胡廣猶糞土也

今日我重九

公自注海南氣候不常有月即中秋有菊即重陽

誰謂秋冬交黃

花與我期草中實後凋香餘白雲乾色映青松高悵望
南陽野古潭霏慶霄伯始真糞土平生夏畦勞飲此亦

何益內熱中自焦持我萬家春一酹五柳陶夕英幸可
掇繼此水蘭朝

漢地理志南陽郡穰縣屬荊州古潭指穰縣菊水也胡
廣字伯始飲水愈疾事詳三十七卷以黃子木拄杖壽
子由
詩注

歲暮作和張常侍

十二月二十五日酒盡取米欲釀米亦竭時吳遠
游陸道士皆客於余因讀淵明歲暮和張常侍詩
亦以無酒為歎乃用其韻贈二子

吳遠游名復古
字子野事見三

十八卷次韻于由贈吳子野先生詩注陸道士
名惟忠字子厚始見東坡於黃州惟忠作詩論
內外丹自以為決不死坡告之曰子神清而骨
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後十五年復見
於惠曰吾真坐寒而死矣紹聖四年卒坡為銘
其墓坡嘗以文祭張安道云某於天下未嘗誌
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如惟忠吳遠遊輩於公
困厄流離之中追隨不捨惟忠不幸而死故獨
得公為銘以垂千載
是亦可謂知所託矣

我生有天祿元膺流玉泉何事陶彭澤乏酒每形言仙
人與道士自養豈在繁但使荊棘除不憂黎藁愁我年
六十一顏景薄西山歲暮似有得稍覺散亡還有如千

丈松常苦弱蔓纏養我歲寒枝會有解脫年米盡初不知但怪饑鼠遷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

漢食貨志酒者天之美祿黃庭經舌下元膺死生岸出清入元一氣渙子若得之昇天漢注云元膺通津液之岸也管受精符楊雄反騷恐日薄於西山

遊斜川

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游作

謫居澹無事何異老且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游春江渌未波人卧船自流我本無所適汎汎隨鳴鷗中流

遇伏洄捨舟步曾邱有口可與飲何必逢我儔過子詩
似翁我唱而輒酬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不問點爾何
如不與聖同憂問翁何所笑不為由與求

陶淵明游斜川詩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楚辭卜居
泛泛若水中之鳧隨波上下偷以全吾軀南史袁粲傳
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飲明日此人謂被知
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

郭主簿

清明日聞過誦書聲節閑美感念少時悵焉追懷
先君宮師之遺意且念淮德二幼孫無以自遣廼

和淵明二篇隨意所寓無復倫次也

今日復何日高槐布初陰良辰非虛名清和盈我襟孺
子卷書坐誦詩如鼓琴卻去四十年玉顏如汝今閉戶
未嘗出出為鄰里欽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當年二
老人喜我作此音淮德入我夢角羈未勝簪孺子笑問
我君何念之深

禮記翦髮為髻男角女羈

注云夾囟曰角午達曰羈

雀鷖含淳音竹萌抱靖

一作節

公自注此兩句先君
少時詩失其全篇
誦

我先君詩肝肺為澄澈猶如鳴鶴和未作獲麟絕願因
騎鯨李追此御風列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家書三
萬卷獨取服食訣地行即空飛何必挾日月

楞嚴經衆生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圖成名地行仙
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圖成名飛行仙互見前莊子
山木篇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

示周掾祖謝

游城東學舍作

聞有古學舍竊懷淵明欣攝衣造兩塾窺戶無一人邦

風方祀夷廟貌猶殷因先生饌已缺弟子散莫臻忍饑
坐談道嗟我亦晚聞永言百世祀未補平生勤今此復
何國豈與陳蔡鄰永媿虞仲翔絃歌滄海濱

三國吳虞翻傳字仲翔徙交州雖處
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

贈羊長史

得鄭會嘉靖老書欲於海舶載書千餘卷見借因
讀淵明贈羊長史詩云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
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次其韻以謝鄭君

我非皇甫謐門人如摯虞不持兩鵠酒肯借一車書欲
令海外士觀經似鴻都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餘老馬
不耐放長鳴思服輿故知根塵在未免病藥俱念君千
里足歷塊猶踟躕好學真伯業比肩可相如此書久已
熟救我今荒蕪顧慙桑榆迫久厭詩酒娛奏賦病未能
草元老更疎猶當距楊墨稍欲懲荆舒

晉皇甫謐傳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門人摯
虞等皆為晉名臣兩鵠古語借書一瓶還書一瓶韻注
瓶通作鵠盛酒器即鵠夷也後漢靈帝紀光和元年始
置鴻都門學士蔡邕書石經英雄記袁遺字伯業已見

本卷飲酒詩注詩魯頌荆舒是懲按王安石初封荆國公後封舒王詩意指此

乞食

莊周昔貸粟猶欲春脫之魯公亦乞米炊煮尚不辭淵
明端乞食亦不避嗟來嗚呼天下士死生寄一杯斗水
何所直遠汲苦姜詩幸有餘新米養此老不才至味久
不壞可為子孫貽

禮記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餓者來黔敖
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
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

胡西曹示顧賊曹

長春如稚女飄飄倚輕颺卯酒暈玉頰紅綃卷生衣低

顏香自歛含睇意頗微寧當娣

一作配

黃菊未肯如

一作似

戎葵誰言此弱質閱世觀盛衰頽然疑薄怒沃盥未可

揮瘴雨吹蠶風凋零豈容遲老人不解飲短句餘清悲

爾雅長婦謂稚婦為娣婦謂長婦為姒宋玉神女賦頽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左傳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秦秦伯納女五人奉匜沃盥既而揮之

移居

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合江樓迄今一年多
病鮮歡頗懷水東之樂得歸善縣後隙地數畝父
老云此古白鶴觀也意欣然欲居之廼和此詩

昔我初來時水東有幽宅晨興一作與烏鵲朝暮與牛羊

夕誰令遷近市日有造請役歌呼雜閭巷鼓角鳴枕席
出門無所詣樂事非宿昔病瘦獨彌年束薪與誰析

左傳昭三年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
隘器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漢張湯傳造請諸公
不避寒暑

汨潭轉碕岸我作江郊詩今為一廛氓此地乃得之葺
為無邪齋思我無所思古觀廢已久白鶴歸何時我豈
丁令威千歲復還茲江山朝福地古人不吾欺

時運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
詠淵明時運詩云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為余發
也廼次其韻長子邁與余別三年矣挈攜諸孫萬
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

我卜我居居非一朝龜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喬
木干霄昔人伊何誰其裔苗

下有澄

一作碧

潭可飲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

蹉瓦豈有足陶匠自至歡歌相樂

我視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勸我老矣安歸自我幽獨倚
門或揮豈無親友雲散莫追

顧野王玉篇洙水出泰山沂水出琅琊縣楊子倚門牆
則麾之再見王仲宣贈蔡子篤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旦朝丁丁誰款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翦髮

一作髮

垂

髻覆此欵壺三年一夢迺復見余

詩小雅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呂氏春秋欵門而謁
欵扣也漢張蒼傳肥白如欵陳遵傳腹如欵壺

始經曲阿

虞人非其招欲往畏簡書穆生責醴酒先見我不如江
左古弱國強臣擅天衢淵明墮詩酒遂與功名疎我生
值良時朱金義當紆天命適如此幸收廢棄餘獨有愧
此翁大名難久居不思犧牛龜兼取熊掌魚北郊有大
賚南冠解囚拘眷言羅浮下白鶴返故廬

揚子使我紆朱懷金其樂未可量也莊子列禦寇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外物篇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逃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剗腸之患

施註蘇詩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施註蘇詩卷四十二

宋蘇軾撰

施元之原註

武進邵長蘅刪補

追和陶淵明詩六十首

讀山海經

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七皆仙語余讀抱朴

子有所感用韻賦之

晉葛洪字稚川止羅浮山鍊丹自號抱朴子因以名

書

今日天始霜衆木斂以疎幽人掩關

一作寤

卧明景翻

空廬開心無良友寓眼得奇書建德有遺民道遠我
無車無糧食自足豈謂穀與蔬媿比稚川翁千載與
我俱畫我與淵明可作三士圖學道雖恨晚賦詩豈
不如

莊子山木篇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
少私而寡欲云云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

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居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
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隣吾無糧我無食安得
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
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

稚川雖獨善愛物均孔顏欲使蟋蟀流知有龜鶴年辛
勤破封蟄苦語劇移山博哉無窮利千載食此言

抱朴子論仙篇或問曰古人推龜鶴於別類以死生為
朝暮而吾子乃欲延蟋蟀之命今有歷紀之壽吾子不
亦謬乎莊子蟋蟀不知春秋此小年也郭
景純游仙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淵明雖中壽雅志仍丹邱遠矣無懷民超然邈無儔奇
文出續息豈復生死流我欲作九原異世為三游

莊子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楚辭遠遊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陶淵明五柳先生傳酣歌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又臨終自為祭文及與儼等疏具集中禮記屬纊以俟氣絕

子政信奇逸妙算窮陰陽淮南枕中訣養練歲月長豈

伊臬濁中爭此頃刻光安知青藜火丈人非中黃

漢劉向傳字子政淮南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黃金之術向幼而讀誦以為奇互見十二卷贈王仲素詩注王字年拾遺記劉向正月十五夜校書天祿閣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見向暗中誦書老人吹杖端烟然因以照坐與向說開闢以前事授以五行洪範之大抱朴子仙藥篇中黃子有服食節度極言篇黃帝適東岱而奉中黃

亂離棄弱女破冢割恩憐寧知効龜息三歲號窮山長
生定可學當信仲弓言支牀竟不死抱一無窮年

抱朴子故太邱長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
人張廣定者遭亂當避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
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側有
大古冢先有穿穴乃以器盛鯁之下此女於冢中以數
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後三年廣定乃得還鄉
欲收所棄女骨其女故坐冢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父母
甚喜初猶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從何得食
女言糧初盡時見冢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効之輒不
復飢日月為之以至於今廣定
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

二山在咫尺靈藥非草木元芝生太元黃精出長谷仙

都浩如海豈不供一浴何當從山火束緼分寸燭

抱朴子微旨論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為何所在曰有之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元芝萬株絳樹時生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元雲飄飄玉液霏霏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揀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漢荆通傳束緼請火

蜀士李八百穴居吳山陰默坐但形語從者紛如林其後有李寬鷄鵠非同音口耳固多偽識真要在心

抱朴子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世傳見之號為八百歲翁人往問事阿無所言但瞻顏色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兒水治病頗愈於是達翁然謂寬為李阿因共呼為李

八百而實非也。了無治身之要。後有見寬者。與凡人無異。及吳大疫。寬亦得溫病。死於廬中。而事寬者。猶謂之化形屍解之仙。非真死也。

黃花冒甘谷靈根固深長。葛井窖丹砂紅泉湧尋常二

女戲口鼻

一作耳

松膏以為糧。聞此不能寐。起坐夜未央。

抱朴子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上下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故水味為變。谷中居民飲甘谷水者。無不老壽。此菊力也。又臨沅縣有民。世年百歲。或八九十是宅井水。殊赤。試掘之。左右得古埋丹砂數斛。砂汁因泉入井。故飲而得壽。已見前注。又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垂死。有仙人以囊藥賜之。曰。此是松脂耳。汝鍊服之。可以長生不死。瞿服之年百七十歲。夜見面上有米。女二長二三寸。游戲口鼻之間。如是。且一

年此女長如大人在側又嘗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二百許年色如少童乃入抱犢山去必地仙也

談道鄙俗儒遠自太史走仲尼實不死於聖亦何負紫文出吳宮丹雀本無有遼哉廣桑君獨顯三季後

荀子儒効篇德然若終身之虜而不能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抱朴子辨問篇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未聞周孔能為斯事也或曰周孔皆能為此但不為爾吾答之曰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以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故周孔密自為之而秘不告人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

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
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
乎道

金丹不可成安期渺雲海誰謂黃門妻至道迺近在屍
解竟不傳化去空餘悔丹成亦安用御氣本無待

真誥葛洪內篇漢期門郎程偉妻能通神變化煎水銀
成銀偉從受方妻謂偉骨相不應得之逼之不已妻乃
屍解去抱朴子云黃門郎莊子逍遙遊乘天地之
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鄭君故多方元翁所親指奇文二百篇了未出生死素
書在黃石豈敢辭跪履萬法等成壞金丹差可恃

晉葛洪傳從祖玄學道得仙以其鍊丹秘術授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抱朴子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先以道家訓戒書近百卷稍稍示余余頗以其疑事咨問之鄭君言君才可教也今當以佳書相示久之漸得見短書繡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二百許卷跪履張良事已見仙傳拾遺張良葬於龍首原赤眉之亂人發其墓但見黃石枕化而飛去得素書一篇云抱朴子鄭君語余曰雜道書卷有佳事但當按其精粗擇所施行若金丹一成此輩一切不用也

古強本妄庸蔡誕亦夸士曼都斥仙人謁帝輕舉止學道未有得自欺誰不爾稚川亦隘人疏錄此庸子

抱朴子昔有古強者食草木之方年八十許尚聰明時人便謂之仙人而強曾略涉書記頗識古事自言已四

千歲敢為虛言言之不忤此皆有名無實使世間不信
天下有神仙皆坐此輩以為亂真也五原有蔡誕者好
道而不得佳師廢棄家業走之深山中三年飢凍辛苦
久而不堪還家黑瘦骨立不復似人其家問之因欺家
云吾未能昇天但為地仙也為老君牧龍因與諸仙博
戲忽失此龍以罪見謫送付崑崙山下芸鋤芝草法當
十年乃得原會僊侏子王喬詣仙來按行為吾作力且
得放歸於是遂老死矣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入山學
仙十年而歸家云曾到天上仙人以流霞一杯飲我輒
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河東因號
曼都為斥仙人世多此輩
種類非一不可不詳也

東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材仇池有歸路羅浮豈徒來踐
蛇及茹蠱心空了無猜攜手葛與陶歸哉復歸哉

莊子時於人而侔於天仇池注再見又先生常夢至仇池詳載桃花源詩引見本卷後韓退之憶昨行踐地茹蓋不擇化忽有飛詔從天來伍文未蒨崖州熾雖得赦宥恒愁猜

還舊居

夢歸白鶴山居作

痿人常念起夫我豈忘歸不敢夢故山恐興墳墓悲生世本暫寓此身念念非鵝城亦何有偶拾鶴毳遺窮魚守故沼聚沫猶相依大兒當門戶時節供丁推夢與鄰翁言惘然憐我衰往來付造物未用相招麾

漢韓王信傳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莊
子魚相煦以溼相濡以沫杜子美詩大兒久在外門戶
無人持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吳正肅育言律令有丁推
推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稚唐以高宗諱避之損其
點畫爾史記汲黯傳嚴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
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
賁育亦不能奪之矣

止酒

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
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余時病
痔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

乃和元韻因以贈別庶幾真止矣

時來與物逝路窮非我止與子各意行同落百蠻裏蕭
然兩別駕各攜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
山谷間一月同卧起茫茫海南北麤亦足生理勸我師
淵明力薄且為已微疴坐杯酌止酒則瘳矣望道雖未
濟隱約見津涘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

唐王績傳所居東南有
磐石立杜康祠祭之

西田獲早稻

蓬頭三獠奴誰謂愿且端晨興灑掃罷飽食不自安願
治此圃畦少資主遊觀書功不自覺夜氣乃潛還早韭
欲爭春晚菰先破寒人間無正味美好出艱難蚤知農
圃樂豈有非意干尚恨不持鋤未免驛我頗此心苟未
降何適不間闢休去復歇去菜食何所歎

北史蠻獠傳南方曰蠻其流曰蠻曰獠南史周顒清貧
寡欲終日長蔬食文惠太子問菜食何味最勝曰春初
早韭秋末晚菰傳燈錄石霜和尚有僧入室石霜云休去歇去

下溪田舍獲

聚糞西垣下鑿泉東垣隈勞辱何時休宴安不可懷天
公豈相喜雨霽與意諧黃松養土膏老楮生樹鷄未忍
便烹煮繞觀日百迴跨海得遠信冰槃鳴玉哀茵陳點
膾縷照坐如花開一與蜚蜚醉蒼顏兩摧頰齒根日浮
動自與梁肉乖食菜豈不足呼免折鷄栖

左傳閔公元年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
也杜子美詩一日須來一百迴韓退之李花詩冰盤夏
薦碧實脆杜子美乞崔益詩大邑燒瓷輕且堅扣
如哀玉錦城傳又詩棟樹寒雲色茵陳春藕香

使都經錢谿

游城南謝氏廢園作

喬木卷蒼藤浩浩崩雲積謝家堂前燕對語非宿昔仰
看枕椰樹元鶴舞長翮新年結荔子主人黃壤隔谿陰
宜館我稍省薪水役相如賣車騎五畝亦可易但恐鵬
鳥來此生還蕩析誰能插籬槿護此殘竹柏

赴假金陵夜行

郊行步月作

缺月不蚤出長林踏青冥犬吠主人怒媿此閭里情怪

我夜不歸茜袂窺柴荆雲間與地上待我兩友生鷺鵲
再三起樹端已微明白露淨原野始覺邱陵平暗蛩方
夜績孤螢亦宵征歸來閉戶坐寸田且默耕莫赴花月
期免為詩酒縈詩人如布穀聒聒常自鳴

擬古九首

有客叩我門繫馬門前柳庭空鳥鵲散門閉客立久主
人枕書卧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杯酒倒裳
起謝客夢覺兩愧負坐談雜今古不答顏愈厚問我何

處來我來無何有

酒盡君可起我歌已三終由來竹林人不數濤與戎有
酒從孟公慎勿從揚雄崎嶇頌沙麓塵埃汗西風昔我
未嘗達今者亦安窮窮達不到處我在阿堵中

說苑孔子遭難陳蔡之境歌兩柱之間予路援干而舞
三終而出南史顏延之五君詠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
再見漢陳遵字孟公屢見漢元后傳后薨王莽詔揚雄
作誄曰大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于漢配元生成晉顧
愷之傳傳神寫照
正在阿堵中再見

客去室幽幽服鳥來坐隅引吭伸兩翮太息意不舒吾

生如寄耳何者為我廬去此復何之少安與汝居夜中
聞長嘯月露荒榛蕪無問亦無答吉凶兩何如

少年好遠遊蕩志隘八荒九夷為藩籬四海環我堂廬
生與若士何足期渺茫稍喜海南州自古無戰場奇峰
望黎母何異崧與卬飛泉寫萬仞舞鶴雙低昂分汜古
派未入海膏澤彌此方芋魁儻可飽無肉亦奚傷

楚辭遠遊悲時俗之迫隘兮願輕舉以遠遊神仙傳若
士謂盧敖曰吾方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屢見九域志
儋州有黎母山水

馮洗古烈婦翁媪國於茲策勲梁武後開府隋文時三
世更險易一心無磷緇錦繖平積亂犀渠破餘疑廟貌
空復存碑板漫無辭我欲作銘誌慰此父老思遺民不
可問樓句莫余欺犧牲菌雞卜我當一訪之銅鼓壺盧
笙歌此迎送詩

北史列女傳譙國夫人洗氏世為南越首領在父母家
撫循部衆能屢服諸越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
同中高涼太守馮寶聘以為妻高州刺史李遷仕反夫
人擊之大捷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
然陳永定二年廣州刺史歐陽統反夫人發兵拒境詔
使持節冊夫人為高源郡太夫人儀如刺史陳亡隋文

帝遣陳主遺書諭之歸化夫人得信驗盡日慟哭親披
甲乘介馬張錦繖領毅騎衛詔使巡撫諸州封譙國夫
人每歲時大會陳所賜物於庭以示子孫曰我事三代
主惟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國語奉文犀
之渠注云甲也僕句龜也事出左傳已見史記封禪書
令越巫立越祝祠而以雞卜番禺雜編嶺表之人凡小
事必卜其名雞卜鼠卜米卜著卜牛骨卜雞卵卜田螺
卜篋竹卜嶺表錄異銅鼓蠻夷之樂形如腰鼓一頭有
面頭面圓二尺許用銅鑄其身遍有虫魚草木之狀擊
之響亮不下鳴鼙胡盧笙交趾人多取無柄之瓢剖而
為笙上安十三簧吹之
音律清響雅合律呂

沈香作庭燎甲煎紛相和豈若注微火紫煙嫋清歌貪
人無飢飽胡椒亦求多朱劉兩狂子

公自注朱初平劉
詡欲冠帶黎人以

取水

隕陸如風花本欲竭澤漁奈此明年何

說苑庭燎大燭也詩有庭燎篇禮記庭燎之百自齊桓公始也南史范曄傳撰和香方以比類朝士其序曰沈實易和以自比也甲煎淺俗比徐湛之也胡椒暗使元載事已見史記孔子世家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呂氏春秋晉文公與楚人戰城濮雍李曰竭澤而漁豈不復得而明年無矣

雞窠養鶴髮及與唐人游來孫亦垂白頗識李崖州再逢盧與丁閱世真東流斯人今在亡未遽掩一邱我師吳季子守節到晚周一見春秋末渺焉不可求

錢希白洞微志太平興國中李守忠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其家

見其父叔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
九十五語次見梁上雞窠中有小兒出頸下視宋卿曰
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
而已爾雅曾孫之子為元孫元孫之子為來孫崖州謂
唐相李德裕也德裕大中二年貶崖州司戶參軍洞微
志云李守忠見宋卿訪及往時韋執誼李德裕二相經
由宋卿曰李太尉到朱崖雖不多時尚時時令人北去
買藥其時某以小吏亦三獻厨料於太尉觀太尉方正
端重實為名相雖遷降南荒茅茨之下了無介懷盧丁
謂盧多遜丁謂也盧丁皆貶崖州司戶參軍漢楊惲傳
古與今如一邱之貉衛按公詩反用其語似謂李與盧
丁賢姦之不同也盧丁乃其本朝故語意特深渾左傳
襄三十一年吳屈狐庸言於趙文
子曰李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城南有荒池瑣細誰復採幽姿小芙渠香色獨未改欲

為中州信浩蕩絕雲海遙知玉井蓮落藥不相待攀躋
及少壯已矣一作失那容悔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獨完負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
不聞詩書豈知有乳顏脩然獨往來榮辱未易闕日暮
鳥獸散家在孤雲端問答了不通歎息指屢彈似言君
貴人草莽栖龍鸞遺我古貝布海風今歲寒

莊子大宗師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舊唐書南蠻傳婆利
國有古貝草緝花以作布麤者名白氎番禹雜編嶺南
邕容皆有古貝樹語訛為劫貝其花
藥似茸絲以線綳子續之織為布

戴主簿

海南無冬夏安知歲將窮時時小搖落榮悴俯仰中上天信包荒佳植無由豐鉏耰待肅殺有擇非霜風手栽蘭與菊侑我清宴終擷芳眼已明飲酒腹尚冲草去土自隕井深墻愈隆勿笑一畝園蟻垤齊衡嵩

嶺表錄異廣南節氣四季溫燠當盛暑北風而雨便似窮秋或嚴冬南風而晴卻如初夏時之寒暑繫在陰晴

彼人謂之溫天

怨詩示龐鄧

當歡有餘樂在戚亦頽然淵明得此理安處故有年嗟
我與先生所賦良奇偏人間少宜適惟有歸耘田我昔
墮軒冕毫釐真市廛困來卧重裯憂媿自不眠如今破
茅屋一夕或三遷風雨睡不知黃葉滿枕前寧當出怨
句慘慘如孤煙但恨不蚤悟猶推淵明賢

劉子厚乞巧文胡為賦授有此奇偏劉
楨贈徐幹詩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

劉柴桑

紅萼與紫芽遠插牆四周且放幽蘭春莫爭霜菊秋窮

冬出窺盜磊落勝農疇
淇上白玉延

公自注淇上出山藥一名玉延能

復過此不一飽忘故山不思馬少游

與殷晉安別

送昌化軍使張中

張中事見三十卷新居詩注

孤生知永棄末路嗟長勤
久安僂耳陋日與雕題親
海國此奇士官居我東鄰
卯酒無虛日夜暮有達晨
小甕多自釀一瓢時見分
仍將對牀夢伴我五更春
暫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
恐無再見日笑談來生因
空吟清詩

送不救歸裝貧

禮記王制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白樂天答元微之詩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劉禹錫寄僚友詩故人雲雨散

滿目山川多

田舍始春懷古

僂人黎子雲兄弟居城東南躬農圃之勞偶與軍使張中同訪之居臨大池水木幽茂坐客欲為醵錢作屋余亦欣然同之名其屋曰載酒堂用淵明懷古田舍韻作二首

退居有成言垂老竟未踐何曾淵明歸屢作敬通免休

間等一味妄想生愧覲

公自注淵明本用緬字今聊取其同音

聊將自知

明稍積在家善城東兩黎子室邇人自遠呼我釣其池
人魚兩忘返使君亦命駕恨子林塘淺

後漢馮衍字敬通為曲陽令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帝將召見王護等排開由此得罪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詩小雅有覲面目注覲面慙也詩國風其室則邇其人甚遠白樂天渭上釣詩况我

垂釣意人魚又魚忘

茅茨破不補嗟子廼爾貧菜肥人愈瘦竈間井亦勤我

欲致薄少解衣勸坐人臨池作虛堂雨急瓦聲新客來
有美載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膚黃柑溢芳津借我三
畝地結茅為子鄰鳩舌儻可學化為黎母民

韓退之寄盧仝詩時致薄少助祭祀按廣輿記載黎子
雲兄弟貧而好學所居多林木水竹東坡嘗造訪遇雨
從農家借笠著屐小兒隨行調笑云云今
世傳東坡冒雨圖即此事也故附著之

停雲

自立冬以來風雨無虛日海道斷絕不得子由書
廼和淵明停雲詩以寄

停雲在東黯其將雨嗟我懷人道修且阻眷此區區俛
仰再撫良辰過鳥逝不我佇

莊子其疾俯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

颶作海渾天水溟濛雲屯九河雪立三江我不出門寤
寐北牕念彼海康神馳往從

南越志颶風具四方之風也嘗以五六月興杜子美
朝獻太清宮賦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再見

凜然清癯落其驕榮餽莫化之廓兮忘情萬里遲子晨
興宵征遠虎在側以寧先生

遲遠子由二字
也遠小字虎兒

對奕未終摧然斧柯再遊蘭亭默數永和夢幻去來誰
少誰多彈指太息浮雲幾何

述異記信安山有石室王質入其室見童子對碁質觀
之局未終視所執斧柯已朽爛矣晉王羲之蘭亭叙曰
永和九年暮春之初
會于蘭亭修禊事也

勸農

海南多荒田俗以貿香為業所產秔稌不足於食
廼以諸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予既哀之乃和淵

明勸農詩以告其有知者

咨爾漢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訓夫豈其真怨忿劫質尋
戈相因欺謾莫訴曲自我人

後漢順帝紀益州盜賊劫質令長殺列
侯左傳昭公元年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天禍爾土不麥不稷民無用物怪珍是植播厥薰木腐
餘是穢貪夫汚吏鷹摯狼食

漢酷吏傳義縱以
鷹摯毛摯為治

豈無良田膴膴平陸獸蹤交締鳥喙諧穆驚麀朝射猛

晞夜逐芋羹諸廩以飽耆宿

毛詩周原
膍莛茶如飴

聽我苦言其福永久利爾鉏耜好爾鄰偶斬艾蓬藿南
東其畝父兄搢挺以扶游手

左傳昭十六年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藿藿
而共處之詩小雅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左傳襄十七年
子罕親執朴以扶其不勉者後漢章帝紀
元和三年勸農詔曰務盡地力勿令游手

天不假易亦不汝匱春無遺勤秋有厚冀雲舉雨決婦
姑畢至我良孝愛袒跣何媿

左傳桓十三年夫人鄧曼曰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
易也漢書溝洫志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由為雲決渠
為雨

逸諺戲侮博奕頑鄙投之生黎俾勿冠履霜降稻實千
箱一軌大作爾社一醉醇美

尚書無逸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生黎見三十
八卷用過韻冬至詩注毛詩乃求十斯倉乃求萬斯箱
黍稷稻粱
農夫之慶

雜詩十一首

斜日照孤隙始知空有塵微風動衆竅誰信我忘身一

笑問兒子與汝定何親從我來南海幽絕無四鄰耿耿
如缺月獨與長庚晨此道固應爾不當怨尤人

故山不可到飛夢隔五嶺真游有黃庭閉目寓兩景室
空無可照火滅膏自冷披衣起視夜海闊河漢永西牕
半明月散亂梧楸影良辰不可繫逝水無由騁我苗期
後枯持此一念靜

黃庭經注脾中央即黃庭
之宮又黃庭有內景外景

真人有妙觀俗子多妄量區區勸粒食此豈知子房我

非徒跣相終老懷未央免死縛淮陰狗功指平陽哀哉
亦可羞世路皆羊腸

史記留侯學辟穀道引輕身呂后德留侯乃強食之漢
蕭何傳為相國後下廷尉數日赦出何徒跣入謝又上
曰諸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
也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宜第一上
善鄂千秋言乃令第一漢韓信傳高祖令武士縛信
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械信至洛陽赦
以為淮陰侯酈道元水經注羊腸坂在
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腸故名焉

相如偶一官嗤鄙蜀父老不記犢鼻時滌器混傭保著
書曾幾何渴肺灰土燥琴臺有遺魄笑我歸不蚤作書

遺故人皎皎我懷抱餘生幸無媿可與君平道

九域志成都府古跡有司馬相如琴臺漢書王吉貢禹傳序蜀有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而言利害

孟德黠老狐姦言喉鴻豫哀哉喪亂世梟鸞各騰翥逝者知幾人文舉獨不去天方斲漢室豈計一郝慮昆蟲正相齧廼比蘭相如去聲我知公所坐大名難久住細德

方險微豈有容公處既往不可悔庶為來者懼

後漢孔融傳字文舉曹操忌融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郝慮承望風旨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曰

庶蘭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
實相副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
操既積嫌忌郝慮復構成其罪遂令路粹枉狀奏融下
獄棄市慮字鴻豫史記越世家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
久居賈誼弔屈原賦見細德
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

博大古真人老聃關尹喜獨立萬物表長生乃餘事稚
川差可近儻有接物意我頃登羅浮物色恐相值徘徊
朱明洞沙水自清駛滿把菖蒲根歎息復棄置

莊子天下篇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哉
朱明洞詳三十五卷遊羅浮山公自注

藍喬近得道常苦世褊迫西游王屋山不踐長安陌爾

來寧復見鳥道度太白昔與吳遠遊同歲一瓢窄潮陽
隔雲海歲晚儻見客伐薪供養火看作栖鳳宅

英州鄭總作藍喬傳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禱
羅浮山而孕年十二已能為詩文求道書讀之辭母之
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所以復返者念母故
也蘇中出丹一粒餽馬以黃金數斤遺母曰是真氣所
成潮州人吳子野遇之於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
喬曰塵埃汙吾瓜當於水中漱爾自擲於河至夜不出
吳候其邸則已酣寢始知喬已得道遂與執爨語人曰
吾羅浮山人也由此升天矣一日躡風雲而上征宮中
歷歷聞笙簫聲猶長吟李太白詩云下窺夫子不
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吳子野嘗謁東坡於惠州

南榮晚聞道未肯化庚桑陶頑鑄強獷枉費塵與糠越

予古成之韓生教休糧參同得靈鑰九錄啓伯陽鵝城
見諸孫貧苦我為傷空餘焦先室不傳元化方遺像似

李白一萸臨江觴

神仙傳魏伯陽得神丹元與之理微顯闡幽著參同契
三卷隱丹經金匱九籥有九轉丹法籥所以藏書也後
漢華佗傳字元化精於方藥為曹操所殺臨死出一卷
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燒之
餘齡難把玩妙解寄筆端常恐抱永歎不及邱明遷親
友復勸我放心餞華顛虛名非我有至味知誰餐思我
無所思安能觀諸緣已矣復何歎舊說易兩篇

申韓本自聖陋古不復稽巨君縱獨慾借經作巖崖遂
令青衿子珠璧人人懷鑿齒井蛙耳信謂天可彌大道
久分裂破碎日愈離我如終不言誰悟角與羈吾琴豈
得已昭氏有成虧

史記申韓傳申不害荆人也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
刑名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
於黃老漢王莽傳字巨君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
築舍萬區益博士員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
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通知其意者詣公車晉
習鑿齒傳釋道安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
鑿齒曰四海習鑿齒再見漢夏侯勝傳章句小儒破碎
大道昭氏成虧出莊子齊物論已見三十八卷鉏筮詩

我昔登朐山出日觀滄涼欲濟東海縣恨無石橋梁今
茲黎母國何異于公鄉螭浦既黏山暑退亦飛霜所欣
非自調不怨道里長

九域志海州東海郡朐山縣滄涼字出列子已見三十
五卷浴日亭詩注番禺雜編螭殼即牡蠣有高四五尺
者水底見之如山岸呼為螭山韓退之初南食詩
螭相黏為山南史張融海賦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連雨獨飲

吾謫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獨有一荷葉杯工
製美妙留以自娛迺和淵明連雨獨飲二首

平生我與我舉意輒自然豈止磁石鐵雖合猶有閒此外一子由出處同偏僂晚景最可惜分飛海南天糾纏不吾欺寧比憂患先顧引一作影一杯酒誰謂無往還寄語海北人今日為何年醉裏有獨覺夢中無雜言

晉殷浩傳桓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漢賈誼服賦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應劭曰如糾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纏索也
晉劉伶傳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

阿堵不解醉誰歟此頽然誤入無功鄉掉臂嵇阮閒飲中八仙人與我俱得僂淵明豈知道醉語忽談天偶見

此物真遂超天地先醉醒可還酒此覺無所還清風洗
徂暑連雨催豐年牀頭伯雅君此子可與言

陶淵明獨飲詩故老贈予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
重觴忽忘天天際去此幾任真無所先無還借用撈嚴
經語再見魏文帝典論劉表子好酒為三爵大曰
伯雅受七升次曰仲雅受五升次曰季雅受三升

王撫軍座送客

再送張中

胸中有佳處海瘴不能腓三年無所媿十口今同歸汝
去莫相憐我生本無依相從大塊中幾合幾分違莫作

往來相而生愛見悲悠悠含山日炯炯留清輝懸知冬
夜長不恨晨光遲夢中與汝別作詩記忘遺

毛詩百卉具腓莊子大塊載我以生維摩經不使人有往來想

答龐參軍

三送張中

留燈坐達曉要與影晤言下帷對古人何暇復窺園使
君本學武少誦十三篇頗能口擊賊戈戟亦森然才智
誰不如功名歎無緣獨來向我說憤懣當奚宣一見勝

百聞往麇臯蘭山白衣挾三天趁此征遼年

詩國風彼美淑姬可與晤言漢董仲舒傳下帷講論蓋
三年不窺園史記孫武傳以兵法見闔閭閭曰子之
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晉朱伺傳楊珉
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君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
唐高祖諸子傳號王巨入對合旨楊國忠謂巨曰比來
人多以口打賊君不爾乎漢趙充國傳百聞不如一見
兵難喻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漢霍去病傳合短兵
麇臯蘭下唐薛仁貴傳天子征遼仁貴著白衣自標顯
所向披靡後與九姓衆戰發三天輒殺
三人互見三十三卷次韻王晉卿詩注

桃花源
井引

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

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醢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桃源蓋比比也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

桃源予在潁州夢至一官府人物與俗間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予何為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時德麟者曰公何問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予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凡聖無異居清濁共此世心閒偶自見念起忽已逝欲
知真一處要使六用廢桃源信不遠杖藜可小憩躬耘
任地力絕學挹天藝臂雞有時鳴尻鴛無可稅苓龜亦
晨吸杞狗或夜吠耘樵得甘芳齧齧謝炮製子驥雖形
隔淵明已心詣高山不難越淺水何足厲不如我仇池
高舉復幾歲從來一死近又算癡慧蒲澗安期境羅
浮稚川界夢往從之游神交發吾蔽桃花滿庭下流水
在戶外卻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契

傳燈錄滿山云凡聖同居龍地混雜楞嚴經當知是根
非一非六汝須陀洹雖得六銷猶未忘一又塵既不緣
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莊子大宗師化予之左
臂以為難子因以求時夜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
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羅浮山靈異記麻姑壇有枸杞
樹時有赤太見於樹下或天晴朗時聞犬吠聲陶淵明
表錄異葛蒲澗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遊焉嶺
多是一寸十二節山半有菖蒲觀跨水有玉馬閣即安
期生上昇之地互見三十五卷廣州蒲澗寺注羅浮山
記葛稚川人羅浮煉丹弟子從之
者五百餘人置觀四所今丹存焉

施註蘇詩卷四十二